



欽定禮記義疏

三十五

服部文庫
117
175
28



117
175
28



禮記義疏卷第三十四

禮器第十之一

正義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為禮器者以其記禮使人成器之義也此於別錄屬制度

通論張子曰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又曰禮器則大矣脩性而非小成也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爾方氏慤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運而無名器運而有迹則禮運

言道之運。禮器言器之用而已。道散而為器。故繼禮
運而後有禮器焉。陳氏澹曰。器有二義。一是學禮
者成德器之美。一是行禮者明用器之制。芮氏城
曰。器易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之器。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
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
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
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

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措七路反。又作厝。箭節見反。筠于貧反。貫古亂反。柯

古何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禮器言禮使人成器。如耒耜之為用也。人情以為田。脩禮以耕之。是也大備。自耕至於食之。弗肥釋。猶去也。回邪僻也。質猶性也。措置也。箭篠也。端本也。竹箭松柏四物於天下最得氣之本。或柔刃於外。或和澤於內。用此不變易也。人之得禮亦猶然也。外諧內無怨。人協服也。懷歸也。孔氏穎達曰。此一節論禮。

能使人成器。則於外物無不備。既得成器。又能備足。是盛德也。釋回以下。用禮爲器。以耕人情之事。筠是竹外青皮。人之備德。由於有禮。如竹箭。四時葱翠。由外有筠也。人經夷險。不變其德。如松柏。陵寒鬱茂。由其內心貞和也。貫經也。外諧內無怨者。言君子內外俱美。故能與一切物相諧。與人無怨也。鬼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物既懷仁。故神亦饗德也。張子曰。禮器。言禮大體完備。若成器然。措則正者。言不動思慮。放下無事時。亦不失。

於正。謂未行者皆正也。施則行。是利用也。必大備。乃利用。釋回。增美質。此閑邪而存其誠也。方氏慤曰。人真五行之秀氣。則其質未始不美也。然或不美者。蔽於回邪。以損之爾。故釋回。然後可以增美質也。然禮之於人。豈能予之。以其所無哉。亦因其所有。以增之耳。陳氏濬曰。以禮爲治身之器。故能大備其成人之行。

器者。各適其用之意。言先王制禮於身。則飲食言語服飾威儀於人。則父子君臣夫婦兄弟賓客於事。則冠

昏喪祭射御朝聘於地則闡闡鄉黨宗廟朝廷其厚薄
器用內外大小莫不各適其用成器如是則大備矣此
器用盡性以盡人性盡物性之盛德也美質謂忠信
之生人有善無惡故質無不美者惟物欲之回邪日
其上而性之質以漓禮也者所以釋去其回邪而又使
之無過不及以增其美質故措之身則身正如松柏之
有心禮即其心也施之事則事行如竹箭之有筠禮不
其筠也禮之備美如此故君子有禮外則國可治內則

家可齊明而物懷其仁幽而神饗其德學禮如是則聖
人之盛德亦庶幾之矣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
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正義 鄭氏康成曰言必外內具也 孔氏穎達曰忠者

內盡於心信者外不欺於物內盡於心故與物無怨外
不欺物故與物相諧禮雖用忠信為本而又須義理為
飾得理合宜是其文也

陳氏祥道曰。下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

學禮。此忠信所以為禮之本。孔子去麻冕以從眾。則

於義從拜下以違眾。則歸於理。此義理所以為禮之本。

此一節。總提其綱。忠信本也。松柏之心也。所謂美質

也。義理之文。竹箭之筠也。以增美質。而釋回不待言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

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

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

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

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正義 鄭氏康成曰。鬼神所祀事有德也。孔疏。鬼神是有

為鬼神。禮合人 天時地利。人官物曲。言皆有異。天不生

謂非其時物也。孔疏。若菜瓜夏橘。及李梅冬實之屬。地不養。謂非此地所

生。孔疏。若山之魚。鼈澤之鹿豕。 不順其鄉之所有。謂之不知禮也。

孔氏穎達曰。忠信為本。易見。而義理為文。難觀。故此以

下。廣說義理爲文之事。合天時。卽依於四時及豐儉隨時也。財物也。所設用物爲禮。各是其土地之物也。鬼神助天地爲化。祀之必順。不濫逆也。合天會地。順於鬼神。又與人心符合。其禮乃行。天之四時。各有所生。若春薦韭卵。夏薦麥魚。是也。地之分理。各有所宜。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人官有能。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及庖人治庖。祝治尊俎。是也。物曲有利。若麴蘖利爲酒。醴。絲竹利爲琴瑟。言皆有異也。方氏慤曰。以陽生於

子。故祀天於冬之日至。以陰生於午。故祀地於夏之日至。以飲養陽氣。故饗禘於春。以食養陰氣。故食嘗於秋。此禮所合於天時者也。黍稷之馨。足以爲簋簠之實。水土之品。足以爲豆之薦。貨無常。以示遠物之致。幣無方。以別土地之宜。此禮所設於地財者也。天高故燔柴於壇。地深故瘞埋於坎。魂歸於天。故燔黍求陽。魄歸於地。故裸鬯以求陰。此禮所順於鬼神者也。以人莫不有男女之別。故制爲冠昏之禮。莫不有君臣之分。故制

爲朝覲之禮。莫不有追遠之心。故制爲喪祭之禮。莫不有含歡之情。故制爲燕饗之禮。此則合於人心者也。火田不於昆蟲未蟄之時。罽羅必在鳩化爲鷹之後。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此則理萬物者也。徐氏師會曰。以天所不生地所不養之物而行禮。則逆天時。反地財。君子不以爲禮。而鬼神亦不饗之矣。如魚鼈水物也。而居山者用之。鹿豕山物也。而居澤者用之。此則地所不養而用之者。非所謂設於地財矣。故君子謂之不知禮。鬼神豈肯饗之乎。言地財則天與人。物可知。

案此承上義理之文言。禮必用物。而所用之物。必因天所生地所養。乃合於人心。順於鬼神。而萬物各得其理也。此曷故哉。蓋天時之有生。地理之有宜。與人官之有能。物曲之有利。俱有一定而不能相通者。故必因天所生地所養之物。乃合人心。而君子以爲知禮。亦順鬼神而鬼神饗之也。不然。用非其物。則君子直謂之不知禮。

劉氏彝曰。禮以致其敬為本。不求物之難得也。故順天時之所生。宜地理之所養。從風土之所能。隨物曲之所利。汙尊匏爵。由桴土鼓。苟竭其誠。上帝可饗也。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眾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狹音洽。上下之時。掌反殺色。

戒反徐所例反匡音惟又丘往反

鄭氏康成曰。定國之數。謂地物所出多少。大倫。謂貢賦之常差。薄厚。用年之豐凶也。殺。謂穀不熟。匡。猶恐也。節。言用之有節也。孔氏穎達曰。經法也。倫。猶例也。制禮。先書其國內所生物多少。定數以為大法。又宜隨地廣狹。為貢賦之差。又須隨時省斂。眾之不忍。並由君上制禮有節故也。

陳氏祥道曰。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則王制所謂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者。是也。禮

之大倫以地廣狹則王制所謂用地小大是也禮之薄
厚與年之上下則王制所謂視年之豐耗是也方氏
謂國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雖有凶
旱不溢民無菜色正謂是也應氏鏞曰定國猶立國
也總千七百國之所出而受其九貢九賦之所入此其
一定之數所以爲天下之大計而禮之大經亦定矣天
秩五禮其常而不變者皆經也至於大國貢重列國貢
輕損用二簋萃用大牲其廣狹隨地所出厚薄隨天所

生則有不定者焉所謂倫也年有十有下此在天之天
也年雖大殺而衆不匡懼此在我之天也上謹於制節
則所約者一已所裕者一國矣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義授
舜舜授禹禹授契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單其
衍聿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
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
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

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

稱尺譚反。後皆同。革紀力反。

禮記鄭氏康成曰：言聖人制禮所先後也。時，言受命改

制度也。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

孔疏並爾雅釋言釋詁文。

言文王改

作者，非欲急行己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為孝

也。倫之言順也。體，天地人之別也。

孔疏：神是天之別體，社稷山川是地之別

體。鬼是人之別體。兼云天者，社稷山川雖形屬地，精靈上通於天也。

義之言宜。人道之宜

也。足，猶得也。稱，稱牲體之大小而為俎。官，指助祭者而

言。白，喻眾也。

孔疏：大夫士無田，則薦以羔豚。無田則無助祭者，故曰喻眾。

孔氏穎

達曰：因上制禮得節，故以下諸事皆由禮洽天時也。指

讓干戈於禮中最大，故云時為大。雖合天時，又須順序。

既時且順，又須小大各有體別。雖有體別，又須行之各

當其宜，稱猶足也。行禮須各自稱足也。下又釋上文。堯

舜授人，湯武救民，皆時使之然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

篇，言文王改作豐邑，亦時使之然也。今詩本草作棘，猶

作欲，聿作通。葉氏適曰：聖人於天下之所未嘗有者，

獨以身先，或授受，或誅伐，皆能措斯人於安治，所謂時

也。天未明，地未察，宗廟未嚴，父子未親，君臣未從，待禮而定。所謂倫也。其於社稷山川鬼神也，有所則象而報事焉，專為門霤，廣為蜡臘，無不在矣。所謂體也。喪祭用焉，賓客交焉。所謂義也。寡不必不足，多不必有餘。諸侯大夫各守其分。所謂稱也。方氏慤曰：天之運之謂時，人之倫之謂順，形之辨之謂體，事之義之謂宜，物之平之謂稱。

時變動而不居，非後天奉天者不能及。故詩為大順，體宜稱，則循理守法者可能。故遞次之。堯舜禪讓，湯武征誅，皆以奉天而引聿追來孝之詩者。王者為天之子，所謂事天如事親也。郊社禘嘗，孝慈仁敬，先後有自然之序。故曰倫。社稷山川諸鬼神，尊卑有定。故曰體。喪凶祭吉，各有其用。大賓小客，各有其交。必當於義。故曰宜。羔豚舉其小，犬牢舉其大，即祭之用牲，以明各有所稱。下又推廣言之，以明禮之無往非稱也。

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

門言有稱也。

鄭氏康成曰瑞信也。諸侯執瑞。孤卿以下執摯。門

謂之臺。

孔疏兩邊築闌為基。基上起屋曰臺門。闌者謂之臺。爾雅釋宮文。案臺門門兩旁築土

其中闕然。故謂之闕。臺上懸象以觀。魏然而高。故謂之象魏。又謂之兩觀。

孔氏穎達

曰此還明上經稱次之事也。諸侯有保土之重。須占詳

吉凶。故得以龜為寶。圭五等玉也。諸侯受封於天子。天

子與之玉為瑞。書云輯五瑞。又云班瑞於羣后。是也。家

卿大夫也。大夫卑輕。不得寶龜。故臧文仲居蔡為僭卿。

大夫不得執玉。故不得藏圭。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為臺

門。而大夫輕。故不得也。言有稱者。結上得不得各有所

稱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古者貨貝寶龜。大夫以下有貨耳。易

曰十朋之龜。

孔疏古者貨貝。以貝為貨。若今之用錢為貨也。貝有五種。案食貨志。王莽作金銀龜

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一朋直二百十大文。壯貝三寸六分以上。朋直五十文。幺貝二寸四分以上。朋直三十文。小貝一寸二分。以上直十文。各以二枚為一朋。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枚直三文。是為貨貝五品。又以龜為寶。易損六五云。或錫之十朋之龜。鄭注引爾雅云。一曰神龜。四靈之一。二曰靈龜。天

龜也。三曰攝龜。地與四方之龜也。四曰寶龜。所謂青黑緣者。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食貨志云。元龜尺二寸。直比大貝十朋。公龜九寸以上。比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比么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比小貝十朋。案此則文龜。諸侯得用之。大夫即卜。亦用筮龜以下耳。孔氏穎

達曰。此云家不寶龜。案三正記。白虎通。天子之龜尺二

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者。彼謂卜龜。士亦有龜。故士喪

禮卜宅是也。案大夫不能無卜。而藏龜則僭。故屈原本卜

龜也。大夫如此。士更可知。龜亦可以為幣。故旅幣無方。龜為前列。非寶龜外。又有幣龜也。

申言義理有此五者。而末於稱重言之。見稱之尤不

可少。以起下章。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

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

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宰。大夫五

介。五。宰。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

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翼。諸侯五月而葬。

三重。六。翼。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翼。此以多為

貴也。介音戒。後皆同俗。讀古賀反。非重直龍反。下同。翼所甲反。

鄭氏康成曰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

大夫孔疏以下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皆是食饗大禮明天子諸侯亦是大禮故云朔食及相食也公

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於醬東此食下大

夫而豆六則其餘著矣孔疏下大夫六豆設於堂上則天子公侯之豆亦設於堂上可知

聘禮致饗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設於戶西則凡致

饗餼堂上之豆數亦如此孔疏此證上大夫八豆公食大夫禮亦有八豆之文必引

聘禮者以聘禮是致饗餼禮欲見食與饗餼堂上豆數同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

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

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孔疏皆用禮堂客次其陳於堂上及東西夾此

鄭以意量之也陳氏祥道曰禮器之豆數用數也掌客之豆數陳數也諸侯七介七牢者

周之侯伯也大夫五介五牢者侯伯之卿使聘者也周

禮上公九介九牢侯伯七介七牢子男五介五牢孔疏今言

七舉中聘義所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乃謂

其使者也孔疏大行人凡卿大夫士之禮各亦其君二

等侯伯七介七牢故卿大夫五介五牢亦舉

中言之也其介數得各下其君二等君牢則以爵等五

等之卿同牢今言五牢者惟據侯伯之卿降君二等其

餘牢禮天子葬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

茵在下。孔疏古者椁累木於其四邊上下不周致茵於椁下所以藉棺從上下棺之後又置抗木於椁之上所以抗載於土案儀禮言器方陳時茵在後若用則先茵以藉棺既下棺乃於上加抗木加席皆以覆棺也

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縮翦有幅亦縮二橫三此士禮之一重者

孔疏證此

經葬重之義也下棺之後先加折於壙上以承抗席折猶履也方鑿連木為之蓋如牀縮者三橫者五無篋於上加抗木抗木之上加抗席三此為一重茵者藉棺外下纏用淺色緇布為之每將一幅輒合縫為囊將茅莠及香草著其中如今有絮縛也而縮二橫三每為一重也以此差之上公四重

孔疏及棺之重數上公與諸侯不同今諸侯既三明上公四重也

孔氏穎達曰天子

深孝篤故立廟以多世為稱諸侯大夫德轉薄故廟少

為稱士一廟據下士為言若適士則二廟也天子豆三

十有六者尊者宜備味也

皇氏曰天子庶羞百二十品邊豆各六十此云二十六堂

上數也堂下東諸公上公也諸侯侯伯子男也十六十

二謂更相朝時堂上之豆數上下大夫或八或六皆謂

主國食使臣堂上之豆數介副也牢大牢也諸侯朝天

子天子以犬牢禮賜之也介及牢不云天子者天子無

介牢禮無等及為賓客之事也諸侯之席三重者謂相

朝時賓主皆然也。尊者須溫厚，故多重，乃稱也。葬五重者，尊者宜堅固，故多重也。八翼者，尊宜多鄣蔽以稱之也。三重六翼者，五等同也。卑於王，故鄣蔽少。再重四翼者，大夫又卑，故從而少飾也。此以多爲貴者，結上文也。

陳氏祥道曰：多少者禮之數，大小高下者禮之度。文素者禮之容，是雖所設之不同，皆緣情以制宜，隨宜以爲貴，以求其稱而已。其言以多爲貴，則先之以廟而繼之豆介牢席者，先神後人之序也。由豆介牢席而繼之

以葬者，養生送死之序也。方氏懋曰：諸侯牢介謂朝天子之禮，卿大夫牢介謂諸侯使聘天子之禮。止言諸侯之席三重，則通五等可知。言大夫再重，則兼卿可知。凡此尊者多而卑者少，故曰以多爲貴。許氏曰：廟祧之設，非特以誠深孝篤，獨隆於天子也。蓋以天下有王，尊祖親禰之道當如是也。堂上正羞，非以備味多品，獨宜於天子也。不如是，無以極九州之美，備四時之和也。牢介異數，席重異宜，與葬月之或七或五，抗茵柳翼之

數五與三。八與六。天子諸侯之儀。其閒不能以寸。聖人乃惓惓致意焉。蓋以為明嫌表微。舍是無以自見也。

通論

陸氏佃曰。天子朝踐八豆。饋食八豆。又加豆八。羞

豆二。所謂二十有六者。此與自公以下。雖有加豆羞豆不數。方隆天子以多為貴故也。亦其加豆羞豆有降殺。春秋傳曰。楚子入饗於鄭。加籩豆六品是也。又聘禮云。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則籩豆非饗。蓋少。諸公倍上大夫。朝事八。饋食八。諸侯倍下大夫。朝事六。饋食六。

上大夫八。朝事之豆也。下大夫六。去茆菹麋。公食大夫宰夫。自東房薦豆六。韭菹醢醢。昌本麋。藟。菁菹鹿。麋。是也。以差次推之。饋食之豆四。既夕禮。脾析麋醢。藟菹。羸醢。是也。下士饋食之豆二。冠禮。喪禮。特牲饋食。藟菹。羸醢。士遵有栗脯而已。

餘論

許氏曰。死生終始之際。聖人嚴焉。况至尊至貴。而

可忽於此乎。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必誠必信。而庸有悔焉。質之周制。含禭幣玉。小宰受之。鄉遂緋引。司徒治之。

大喪殯葬必以大臣泣之者。所以示天下之嚴且重也。矧夫未殯之始。復之用衣裳也。鄰之用鬯也。窆之用槃冰也。枕之用角枕。楔之用角柶也。斂之用圭璋琥璜璧琮也。必七日而殯焉。及其葬也。水兕之周於柩梓也。故龍之加於梓。幛也。窆之用窆器也。葬之用轎車象路也。必七月而葬焉。蓋欲誠信乎此也。

辨正

孔氏穎達曰。禮有正羞庶羞。故公食大夫禮設非

菹醢醢六豆設於醬東。是正羞也。將食。正羞庶羞設於稻南。腳臚臚牛炙之等十六豆。謂之庶羞。又掌客云。公豆四十。又云。食四十。則豆盛。正羞。食謂庶羞也。是庶羞與正羞別。此上大夫八豆。下大夫六豆。皆為正羞。而天子二十六豆亦為正羞。故熊氏以為正羞醢醢百二十。齎之等。但不知堂夾若為陳列。皇氏以為庶羞。其義非也。儀禮之例。一種席皆稱重。故燕禮注云。重席重蒲筵是也。若餘經雖異席亦稱重。則此經是也。凡席有兩則稱二重。有一則稱一重。與棺重別也。陸氏佃曰。天子

之席五重。書曰敷重篋席。敷重筍席。則凡王席重設。行
葦傳曰。設席。重席也。周官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纁席
畫純。加次席黼純。席皆重設。是以謂之五重。凡禮對文
則別。散文則通。筵或謂之席。席亦或謂之筵也。又天子
五重。諸侯三重。筵皆單設。席則重也。大夫再重。有筵。則
席亦單設。無加席。則筵蓋重爾。公食大夫禮曰。蒲席常
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萑席蓋亦單設。大射儀曰。司
宮兼卷重席。設於賓左。此筵亦重設也。是以謂之重席。

謂之重席。則無異席可知。而鄭氏謂公食大夫。孤爲宮
則莞筵紛純。加纁席爲畫純。是不知司几筵。加纁席重
設。主諸侯三重。席言之。公食大夫。加萑席。主大夫再重
言之。萑席單設而已。蓋如是而知諸侯之席三重。大夫
再重也。又曰。凡娶。天子戴璧。諸侯戴圭。蓋首戴玉。非大
夫以下事也。

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
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

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
 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
 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
 士旅之。此以少為貴也。

音甫醢音海繁步干反
 琥音虎璜音黃單音丹

犢音獨本亦作特朝直遙反
 下同灌古亂反鬯丑亮反脯



鄭氏康成曰：天子無介，無客禮也。

孔疏為賓用介
 天子以天下為

家既不為賓
 客故無介也。灌，獻也。一食再食三食，謂告飽也。食力，謂

農工商也。大路，繁纓一就。殷祭天之車也。孔疏殷猶質
 以木為車

以祭天謂
 之大路。周禮王之五路，玉路繁纓十有二就，金路九

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木路翦繁，鵠纓。圭璋特朝聘以

為瑞，無幣帛也。孔疏聘禮曰聘君以圭，夫人以璋，典瑞
 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諸侯

相見及朝天子亦無束帛
 是朝聘以為瑞無幣帛也。琥璜爵者，天子酬諸侯，諸侯

相酬，以此玉將幣也。孔疏琥璜非爵名，故知是送爵。案
 聘禮禮賓之幣束帛乘馬，又致饗

以酬幣，又致食以侑幣，則諸侯於聘賓，惟用束帛乘馬，
 皆不用玉。今琥璜送爵，故知是天子酬諸侯，諸侯自相

酬也。大夫特士旅之，謂君揖之。孔氏穎達曰：祭天特牲

者，天神尊貴質，故祭止一特牲也。諸侯事天子，如天子

事天。故天子巡狩，諸侯奉膳，亦止用牛而已。諸侯相朝，謂五等諸侯自相朝也。天子祭天，不用鬱鬯，諸侯膳天子亦無鬱鬯，而自相朝，朝享禮畢，未饗食之前，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賓，不相接以芬芳之德，不在殺味也。案司儀職云：凡諸公相為賓，將幣畢，二賓亦如之。鄭云：賓謂以鬱鬯禮賓也。大夫聘禮以脯醢者，大夫出使行聘禮畢，主國禮之酌以酒，而又有脯醢，是須味稍多也。天子一食者，食滄也。尊者以德為飽，不在食味，故每一滄

輒告飽，待勸之乃更滄。諸侯再食而告飽，大夫士德轉少，告轉疏，故少牢特牲皆三飯告飽也。食力者代耕力作以得食，以飽為度，不須告勸，故滄無數也。繫馬腹帶，纓鞅也。染絲而織之曰屬，五色一帀曰就，就成也。言五色帀則一成。大路車既朴素，故馬亦少飾，止一就也。次大路之第三路，供卑用，故就多也。然郊特牲云：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而此云次路七就，鄭注郊特牲以此云七為誤。圭璋玉中之貴也，特謂不用他物媿之。

表德特達不加物也。琥璜是玉劣於圭璋者也不特達。附爵乃通鬼神單席。神道異人不假多重自溫故也。諸侯視朝謂日出視諸臣之朝也。大夫則君人人揖之士則不問多少共一揖之也。凡此尊者少而卑者多故曰以少爲貴也。陳氏祥道曰大夫之德尊而士之德卑德尊者寡故特揖德卑者衆故旅揖而已。

通論

陸氏佃曰天地之祭各兩牲有降之者有祀之者。

潘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實牲體焉所以降之。在始祭之時也。掃地而祭羞牲體焉所以祀之。在正祭之時也。故牛人曰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享牛祀神之牛。求牛降神之牛也。降神享牛於天則騂犢於地則黝牲。各從其類也。祀神之牛於天用蒼地用黃。各象其功也。此經特牲蓋言享牛而已。灌以爲禮而已。未有籩豆之薦。故周官籩人掌四籩自朝事而下。

餘論

孔氏穎達曰天子無介其實餘事亦有介。故鬯人

共介鬯是天子臨鬼神使介執鬯也。案大行人云。上六

三禮再裸而酢則諸侯朝天子。天子灌用鬱鬯。此特云諸侯相朝者。據以少為貴。諸侯於天子無鬱鬯。諸侯相朝則設鬱鬯。欲見卑者禮多故也。案儀禮特牲有九飯。少牢十一飯。鄭云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此云一飯再飯與彼不同。此據食畢更加飯之數也。大夫士之下。惟有工商農。故知食力是工商農也。若對文言之。則庶人食力。故晉語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也。周氏謂曰饗至於酬爵則禮成矣。圭璋春夏迎氣之玉。有

生物之意。琥璜秋冬迎氣之玉。有成物之意。有生物之意。故不待禮成而特達於天子。有成物之意。故必待禮成然後附爵而通。夫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聘義曰。圭璋特達德也。

辨 方氏慤曰。殷尚質。故就之少者為大。多者為次。周則以多為貴焉。故玉路十有再就。然郊特牲言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彼所謂五就。指繼先路之次路也。此所謂七就。指繼次路而又次者也。顧命於革路象路。通謂之

次路。且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由一以至三。三以至五。五以至七。固其理也。以周路之有五。則殷路固不止於三矣。徐氏師會曰。圭璋。璋圭璋也。長八寸。圭以享王。璋以享后。二王之後所用。雖曰圭以馬。璋以皮。然皮馬不上堂。是獨用也。陳可大以圭璋為朝王后之玉。不知諸侯朝用命圭。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皆非圭璋也。琥璜。玉之卑者。爵酒器也。子男享。諸侯用琥璜。必待送酬爵之時。獻繡若黼而將之。不特達也。鬼神異於人。不假多重。以為溫煖。故單席。黃叔暘乃謂此王席非鬼神而引周禮以證之。然周禮王席三重。祀先王酢席亦如之。則非單席明矣。

周禮求牛。或以為求得即用。即索牛也。或以為釋祭之牛。舊說郊特性謂祭天一牛。以半燔柴。以半正祭。陸謂曰。兩牛。夫牛人凡祭祀三字。所包者廣。廟祭則以求牛為釋祭之牛可也。若郊祭則以享牛為正祭之牛。此特性是也。求牛為燔柴所實牲體之牛。求牛用而不卜。

享牛卜而後用必無一牛而可兩半用者舊說未確陸說自明。

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量音亮皿命景反

正義方氏慤曰周官典命宮室以命數為節自上公至子男或以九或以五各有差此宮室以大為貴也天子之路弓斗房皆謂之大此器皿以大為貴也尊者之棺四重卑者止於一重槨則周於棺此棺槨以大為貴也。

周官冢人以爵等為丘封之度此丘封以大為貴也。量言所容度言所至互相備也車旂之屬謂之器不可謂之皿。豆之屬謂之皿亦可謂之器。積土言之曰丘。度土言之曰封。丘必高封則不必高也。

疏今本此節注疏皆闕。伏生大傳天子之堂廣九雉。公侯七雉。伯子男五雉。皆三分其廣以二為內。考工記言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宗廟路寢同制。則宮室之量可知。器皿則未聞。棺槨丘封詳喪記月令。

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

武

鄭氏康成曰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

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孔疏皆韓詩說文五獻子男之饗禮也孔疏

凡王饗臣及其自相饗行禮獻數各隨其命子男五命故知五獻是子男壺大一石瓦甒五

斗孔疏漢禮器制度文也瓦甒即燕禮公尊瓦大

甒孔疏今以小為貴近者小則遠者大缶

氏穎達曰案特牲云主人獻尸用角佐食洗散以獻尸

是尊者小卑者大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

者獻以散之文禮文散亡略不具也特牲主人獻尸用

角下大夫也崔氏云特牲少牢禮尸入舉奠罋是尊者

舉罋特牲主人受尸酢受角飲是卑者舉角此是士禮

天子諸侯祭禮亡文不具也凡饗有酒其列尊之法缶

盛酒在門外壺在門內君尊謂子男尊也瓦甒云君尊

則壺缶但飲諸臣也不云內外則陳之於堂人君面尊
專惠也。方氏懋曰獻謂獻之於尸也舉謂自舉而飲
也貴賤以位言尊卑以體言獻爵者主人獻散者佐食
主人之與佐食則有貴賤之別焉故以位言之舉散者
皇尸舉角者主人皇尸之與主人特有尊卑之別爾故
以體言之。

通論 孔氏穎達曰今解詩說爵畫也足也觚寡也飲堂
寡少觶適也飲當自適也角觶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

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爲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
觶觶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
之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非以餉不得名觥。陸氏佃
曰燕禮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豈所謂門內壺者
邪公尊瓦大在尊南南上豈所謂尊瓦甗者邪士旅食
於門而兩圓壺豈所謂門外缶者邪圓壺雖非缶其陳
設之序則然。

辨正 陸氏佃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所謂尸飲五

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者。凡妥尸。天子舉犖。諸侯舉角。則卿舉觶。大夫舉角。與若特牲饋食。酌尸以角。旅酬更以觶。與此不同者。蓋卑者以大為貴。然則此經所言。蓋天子諸侯之儀也。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

禮記方氏慤曰。天子堂階之高。其尺以九為節。自是而下。降殺以兩。或以七。或以五。成以三焉。凡此皆以高為貴也。

禮記周氏謂曰。天子之堂九尺。非周制也。周之上公以九為節。則天子堂以十二為節也。天子諸侯皆臺門。而天子門以五。諸侯門以三。乃其別也。

禮記孔氏穎達曰。天子堂九尺。此周法也。案考工記。殷以重屋堂崇三尺。其差之二。夏高一尺。故知此九尺者。周法也。

禮記皆以一尺為一級。孔疏。足正周氏之違。臺門惟在雉

門。但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為別耳。

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於禁。此以下為貴也。壇大丹反。於據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廢猶去也。於，斯禁也。謂之於者，無足

有似於於。或因名耳。

孔疏：於，是舉名。既夕禮云：設於於東堂下。注：於，今之舉也。制如今大

木舉。上有四周，下無足。今大夫斯禁亦無足，似木舉之於。周公制禮，或因名此斯禁為於耳。故少牢司宮尊兩瓶於房戶之間，同於，是周公時已名斯禁為於也。

大夫用斯禁。士用於禁。禁加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孔氏穎達曰：初則燔柴於

秦壇，燔柴訖於壇，下埽地而設正祭。此周法也。於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為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為飾，刻其足為褰帷之形也。又曰：廢禁者，廢去其禁。司尊彝鬱鬯之尊，用舟以承之。其犧象等六尊，皆無用舟。又燕禮諸侯之法，瓦大兩有豐，是無禁也。方氏慤曰：有足為禁，無足為於。有足則高，無足則下。此主以下為貴，於大夫用於。至廢禁則又下矣。故天

子諸侯之尊如此。

孔氏穎達曰。案玉藻云。大夫側尊用楸。則斯禁也。案鄉飲酒。兩壺斯禁。是大夫用斯禁也。玉藻云。士用禁。又士冠禮。士昏禮。承尊皆用禁。是士用禁也。案鄉射。是士禮。而用斯禁者。以禮樂賢。從大夫也。特牲是亦士禮。而云楸禁在東序者。鄭注云。祭尚厭飫。故得與大夫同也。方氏慤曰。祭天之禮。謂之至敬。下言至敬無文。是也。壇待人爲高。非體之自然也。故埽除其地。以致其潔。

也。郊特牲所謂埽地而祭於其質也。是矣。陳氏祥道曰。楸雖差異於禁。而鄉飲酒禮亦謂之斯禁。蓋天子諸侯之尊。有罍有舟。謂雷動以時。則有鼓物之利。否則有害物之災。舟葍探之。則有載濟之利。否則有覆溺之患。所以爲戒也。大夫士之尊。命之禁。所以禁之也。德尊者有戒。而無禁。德卑者戒。而又禁之。此天下所以無彝酒之過矣。

存疑孔氏穎達曰。至敬不壇。埽地而祭者。此謂祭五方

之天。

辨陳氏祥道曰。周官小宗伯之職。言兆五帝四望。四類。又言兆山川丘陵墳衍。不言兆昊天。蓋有兆域則有壇。無兆域則不壇。不壇於外。所以示其至敬於內也。

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

纁許云反藻本又作璪

黼音甫 黻音弗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祭冕服也。孔氏穎達曰。人君因

天之文章以表於德。德多則文備。故天子龍衮。諸侯以下。文稍少也。十二謂旒數也。陳氏祥道曰。此經主以文為貴。故於天子不言大裘。曰龍衮而已。諸侯德貴乎能斷。故言黼。卿大夫德貴乎能辨。故舉黻。士之服止於玄衣纁裳。則質而已。衣正色。天子至士皆玄衣。裳閒色。天子至士皆纁裳。所異者。特繡績之功。或多或寡。或有或無而已。

孔氏穎達曰。周家旒數隨命數。士但爵弁無旒。此亦似夏殷禮。

熊氏安生曰。周諸侯九章七章。其中有黼。孤希冕而下。其中有黻。詩采芣篇云。玄衮及黼。終南篇云。黻衣繡裳。特言黼黻。即周法無嫌。方氏慤曰。言朱綠與言君朱綠帶同義。

天子士立冕則三旒。孔謂士爵弁無旒未然。

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

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甬。楫杓。此

以素為貴也。

琢字又作瑑。文轉反。大羹之大音泰。和胡臥反。越音活。犧鄭素何反。今如字。甬莫歷。

反。禪章善反。又市戰反。杓市約反。

鄭氏康成曰。大圭長三尺。剡上終葵首。琢當為篆

字之誤也。明堂位曰。大路殷路也。甬或作幕。楫木白理

也。孔氏穎達曰。至敬謂敬之至極。祭天服用大裘。是

無文也。父黨謂父之族黨。事之無有折旋揖讓之容。大

圭。天子朝日月之圭。尚質。故無琢。桓蒲之文。大羹。肉汁

也不和。無鹽梅也。大古初變腥。但煮肉而飲其汁。未知調和。後人祭既重古。但盛肉汁。謂之大羹。大路。殷祭天車也。越席。蒲席也。祭天質素。故素車蒲席。疏。麤也。龜。覆也。幕人云。祭祀以疏布巾幕八尊。以疏布天地之神尚質也。貴素。故用白理木為杓。陸氏佃曰。凡木不飾為禪。禪。櫛。杓是也。若龍勺。疏勺。蒲勺。則於杓加飾矣。陳氏祥道曰。至敬無文。篤於誠也。父黨無容。篤於愛也。以不琢而謂之大圭。則羹不和。謂之大羹。路不飾。謂之

大路。以其道之所寓。而非功之所致也。八尊所以祭天地。故尚質。六彝所以祭家廟。故尚文。則疏布之所幕。唯尊而已。陳氏皓曰。大羹。大古之羹。後王存古禮。故設之。亦尚立酒之意。

存疑 孔氏穎達曰。犧尊。先儒云。刻尊為犧牛之形。鄭云。畫尊為鳳羽婆娑然。禪杓。鄭注周禮。祭天爵用白木。不用玉也。陳氏皓曰。杓。沃盥之具。

三 周禮幕人。祭祀以疏布巾幕八尊。以畫布巾幕六彝。

疏云祭天無裸。惟有五齊三酒實於八尊。是祭天惟用八尊。故惟疏布冪。賈疏祭天亦有秬鬯之彝。以疏布冪宗廟亦有八尊。以畫布冪。是辨文素但在冪也。郊特牲云器用陶匏者。蓋尊用陶。爵用匏也。彝尊皆盛酒器。灌取彝中鬱鬯之酒。實之於瓚而灌之。若王用圭瓚。后用璋瓚。是已。獻取尊中五齊之酒。實之於爵。若王用玉爵。后用瑤爵。是已。其於祭天而盛以瓦尊。獻以匏爵。又何疑焉。犧尊之制。惟聶崇義畫牛尊腹之圖近之。先鄭云

飾以翠羽。後鄭讀莎畫為鳳羽。王氏肅云刻為獸形。阮湛圖畫為牛象。南史盜發齊景公墓。得二犧尊。分其首以受酒。合之為全牛。此皆未足據者也。禪杓。孔疏不用玉爵。是以禪為爵。非杓矣。且與匏爵有違。陳謂沃盥之具。與上不類。惟陸說近之。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殺所戒反。又所例反。下而殺同。稱尺論反。下並同。

鄭氏康成曰省察也。不同言異也。孔氏穎達曰

引孔子語證上諸事禮既所趣不同不察則禮道無由可知不豐者應少不可多不殺者應多不可少也陳氏皓曰禮各有當然之則豐則踰殺則不及惟稱之為善

此一章承上禮之稱而詳言之蓋能稱則歸於順合於體協於宜雖未及時之化而亦不背於時矣

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實也謂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

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

謂況矩反樂五
孝反致直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外心用心於外其德在表也謂猶普也徧也發猶見也樂多其外見也內心用心於內其德在內也致致密也萬物皆天所生孰可奉薦以稱其德少其牲物致誠慤也孔氏穎達曰外心謂起自朝廷

廣及九州四海。德發揚詡萬物以下。解心在外。義言宜發揚其德。普徧萬物也。大理物博者。言理萬物之事。廣博如此。故樂得其禮迹發見於外也。內心謂不使外迹章著也。德產之致也。精微以下。解心在內。義既無物可稱。則宜少外多內也。是其外迹豈得不貴少乎。方氏慤曰。心一而已。以示禮於外。故有外心。體禮於內。故有內心。馬氏晞孟曰。言貴多。則曰大。曰高。曰文。在其言貴少。則曰小。曰下。曰素。在其中。樂其發者。樂其德之發於外也。慎其獨者。身致其誠而已。

行 孔氏穎達曰。王者居四海之上。宜為四海所畏服。故禮須自厚。顯德於外。亦以接物。君子則天子也。一云識禮道者。

禮 外心。心見乎外。所謂英華發外也。內心。心主乎中。所謂美在其中也。天地之德發揚於外。生物之理盛大。有以鼓動萬物。而物之生者博。所謂顯諸仁。然其所以致此。則甚精微而不可見。所謂藏諸用也。君子知不備物。

不足以稱天地發揚之德。卽備物亦不足稱天地精微之德。故樂其發。則禮之周流洋溢與天地之發揚同用。慎其獨。則禮之收斂謹密與天地之精微同體。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內外之殊。而總之一心。所以或用多。或用少。歸於稱而已。或謂貴多是季秋大饗。貴少是冬至圖丘。或謂貴多是制禮主於備物。貴少是行禮主於存誠。季秋冬至分多少。無據。且豈有制之者豐而行之者嗇乎。蓋此心字。固屬君子之心。然推而上之。卽可見天地

之心。鄭氏以德字屬天地。此正度越諸儒處。特以內心爲祭天少其牲物。於義不該。然亦舉其禮之最大者以見義耳。不當舉此爲詬厲也。至孔氏以外心專屬王者。豈王者以備物自厚。遂能使四海畏服乎。義尤謬矣。

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樂音洛

正義

孔氏穎達曰。內之爲尊者。解內心。內極敬慎而至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內外多少自合其宜。所謂聲為律。身為度也。由此制禮以理萬物。其多少皆可為萬世則。而人曰。此先王之禮不可多不可寡矣。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

之攘

大音奉。匹士王本作匹。熊本作正。攘如羊反。

鄭氏康成曰。君子謂大夫以上。孔氏穎達曰。此

一節說禮既須稱中則得禮。僭則盜竊。諸侯大夫常祭

少牢。遣奠及卒哭。祔用大牢。案少牢此諸侯之夫。夫禮若天子之大夫常祭亦大

牢。匹士士也。庚氏曰。士微賤不得特使為介乃行。故謂之匹。白虎通云。匹。偶也。與其妻偶。故云匹。

夫匹。婦。士常祭特豚。遣奠卒哭祔加一等少牢。馬氏勝

孟曰。天子諸侯卿大夫位尊。其禮可以致隆。故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此大牢而祭。謂之禮。

也。攘者，非其有而取之也。陳氏結曰：謂之禮稱也。謂之讓不稱也。

管仲鑊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

軌紘音宏。梲章悅。反依字當作掇。

禮記 鄭氏康成曰：濫亦盜竊也。鑊簋謂刻而飾之。大夫

刻為龜耳。

孔疏：案少牢數皆南首。鄭注云：數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器象龜，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

龜有上下甲也。龜簋聲相近，故知刻為龜也。

諸侯飾以象。

孔疏：燕禮有象觚。

天子飾

以玉。孔疏：案周禮九嬪云贊玉。齋王府云共王之服玉。

朱紘。天子冕之紘也。諸

侯青組紘。

孔疏：此祭義文。

大夫士當緇組紘纁纁。

孔疏：案士冠禮緇組紘纁纁。

邊是士也。天子諸侯用純。大夫當緇，故宜與士同也。

栢謂之節。梁上楹謂之梲。孔疏：此禮緯含文嘉

此釋宮文。

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棊。

孔疏：此禮緯含文嘉文。達棊謂斲為四棊。

以達兩端。首本斲去木之

諸侯斲而斲之。天子加密石

焉。孔疏：莊二十四年穀梁傳文云：大夫斲之。士斲本。與此小異，大意略同。

無畫山藻之禮

也。孔氏穎達曰：此明奢而失禮之事。簋，黍稷器也。紘

用組為之。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餘為纓。鑊簋朱

紘，是天子之飾。而管仲僭為之。山節，刻柱頭為斗拱形。

如山也。藻稅者，謂畫梁上侏儒柱為藻文也。此天子廟飾而管仲僭為之也。方氏慤曰：濫者，溢而無所制之謂也。雜記所謂難為上者以此。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

君子以為隘矣。

澣又作浣，戶管反。濯，直角反。朝，直遙反。隘，本又作阨，於賣反。

鄭氏康成曰：隘，猶狹陋也。祀不以少牢，與無田者

同。孔疏：與無田之士同，無田大夫猶用羔羊也。不盈禮也。大夫士有田則祭，

無田則薦，澣衣濯冠，儉不務新，言二大夫皆非也。孔

氏穎達曰：此論儉而不中禮，非稱之事。大夫祭用少牢，

士用特豚，而平仲今用豚，豚又過小，必言肩者，周人貴

肩也。肩在俎，今云豆，喻其小。假豆言之也。方氏慤曰：

隘者，陋而無所容之謂。雜記所謂難為下者以此。

陳氏皓曰：上言不豐不殺，此舉管晏之事以明之。

管晏豐而不稱，晏子殺而不稱者也。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

道矣。

禮記鄭氏康成曰。紀。絲縷之數有紀。我。我知禮者也。孔

知非孔子自我者。君子務在謙光故也。

克勝也。

孔氏穎達曰。戰克祭受

福者。又引郊特牲語。結稱也。蓋得其道者。不多不少。隨

而稱當。解所以戰勝而祭受福也。方氏慤曰。紀一定。

則衆目各有條理。故紀散而衆亂。此君子之行禮。所以

不可不慎也。祭義曰。致物用以立民紀是矣。順以使衆

故戰則克。誠以事神。故祭則受福。

論語孔氏穎達曰。此無戰事而言戰者。以郊特牲二句

相連。故合引之也。且彼因祭之田臘而教戰。選兵祭有

戰事。

禮記君子樂其發。而分未嘗不嚴。故多不濫。君子慎其獨。

而禮未嘗不盡。故少不隘。若管仲之濫。不免於攘。即平

仲之隘。亦未合於禮。夫禮之多少。大小。高下文質。皆以

示民有常。上失其義理。則禮無文而不行矣。何以使外

講而內無怨哉。家語我戰則克。與上不豐。不殺相屬。又

有故曰字。鄭孔以為非孔子自我是也。

君子自祭。祀不祈。不麇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

然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麇毀皮反蚤音早葆音保又保毛反本又作保

正義 鄭氏康成曰。祈求也。祭祀不為求福也。詩云。自求

多福。福由已耳。麇之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之為快也。

齊人所善曰。麇葆大。謂器幣。葆之言褒也。嘉事之祭。致

夫人是也。

孔疏。案桓三年。齊侯使仲年來聘。致夫人於時。公取文姜。三月廟見。故也。禮宜告

見於先祖耳。不善之而祭。

孔疏。人年二十成人。自宜冠三十嗣世。自宜昏。若無親者。

昏三月。祭以告廟。冠畢。掃地而祭。福並是有為而然。非謂善之而設祭。不貴肥大。美多品。

禮之義。有以小少為貴也。孔氏穎達曰。此論祭祀之

事。依禮而行。不樂華美也。祭以存親耳。非謂就親祈福

報。周禮六祈。非禮之常也。蚤。謂先時也。孝子感霜露。應

心而思親。思親而宜祭。不以霜露未至。而先時早設。為

快也。

案。不祈。不麇蚤。凡祭皆然。不專指宗廟。

葆者。褒也。褒崇高之稱也。祭

之器幣。大小長短。自有常宜。幣通丈八尺。豆盛四升。不

以貴者。貪高大為之也。嘉事。冠昏也。郊牛。鹵栗。宗廟角

握社稷尺各有所宜不必須並爲肥大也薦祭品味宜有其定不以多爲美故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多也

通論方氏慤曰祭祀不祈無私禱也有所祈凡以爲民而已若噫嘻之所上帝載芟之所社稷不麾蚤者不先時也周官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祭義言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非不先時也蓋慮事具物不可以不先時及其行事則貴其時而已故經言祭則觀其敬而時也左傳言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曲禮言犧

牛肥牛則牲非不肥大也爲其禮苟不至徒及肥大則儀不及物故也祭統言苟可薦者莫不成在郊特牲言不敢用常饗味而貴多品則薦非無多品也爲其誠苟不至而美多品則以美沒禮故也

論孔氏穎達曰案鄭發墨守云孝子祭祀雖致其誠信與其忠敬而祝尸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若此則祭祀內盡已心外亦有所福

之義也。

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

瓶。父音甫。綦左傳作忌。燔音煩。又芳云反。奧依鄭作爨。七亂反。盛音成。瓶步丁反。

禮記 鄭氏康成曰：文仲，魯公子彊之曾孫臧孫辰也。莊

文之間為大夫，於時為賢，是以非之，不正禮也。文二年

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綦為

宗人之為也。奧當為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

祭，僖公燔柴，爨也。時人以為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

也。盆，瓦。夫，居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失之矣。

孔氏曰：逆祀，閔公僖公俱是莊公之子，閔嫡而少，僖庶

而少，莊公死而立閔為君，僖時為臣，閔少而死，後乃立

僖。十文公立時，弗綦為宗伯典禮，佞文公云：吾見

鬼，大故鬼小，以閔置僖下，是臣在君上，為逆亂昭穆。

文仲不能諫止，故為不知禮祭樂神，言其有功於人，人

得飲食，故祭報之。弗綦謂是火神，燔柴祭之。文仲又

能諫止。又為不知禮業者。是老婦之祭。其祭卑。惟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若此。何得燔柴祭之。故鄭注謂奧當為爨也。祝融并奧及爨。三者不同。祝融乃古火官之長。五祀之神。祀於郊。奧者正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祀之。有俎及籩豆設於竈。又延尸入奧。爨者宗廟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案疏所辨三者甚明。或以先炊為古。如神農之為先。則更專於祝融矣。何得卑之。支如婦人主中饋。故婦之老者。主竈之祭。則古未有使婦主祭者。亦非。周氏謂曰。先炊之有祭。猶牧之有先牧。胥之有先畜也。

有方氏慤曰。祀竈於奧。配以先炊。故謂之老婦之祭。胡氏銓曰。祭竈先薦於奧。有主有尸。周時特牲迎尸。如宗廟之儀。但無燔柴耳。鄭以為爨。誤矣。

家語奧字作竈字。方氏胡氏奧讀如字。而謂祭竈於奧。則一字當讀竈。又讀奧。恐無是理。又考祀竈禮。無盛於盆。尊於瓶之儀。而儀禮饔饗饗饗之祭。但用黍肉。無籩豆俎。則於此經正合。未可據以駁鄭也。至應氏謂僖

公死未久。既升僖公之祀於上。又卽其所居之奧而焚牲以祭。則是於僖公之寢奧。燔柴祭僖公也。尤爲臆造。無據。蓋此章承禮之稱不可過。不可不及。而過之失。尤甚於不及。君子所云。皆當禮而止。不求過也。若文仲以新鬼大而躋之。祭廟爨而燔柴。皆求媚而失禮甚矣。

欽定禮記義疏卷第三十四

欽定禮記義疏卷第三十五

禮器第十之二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當丁浪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猶體。謂若人身體。致之言至也。

謂誠也。孔氏穎達曰。此論因上禮之有稱。故此以下。

廣明三代之禮。皆由誠信乃合也。人之身體髮膚骨肉

筋脈備足。乃謂成人。若不備。便不為成人也。禮有大者

謂有大及多為貴也。有小者謂有小及少為貴也。有顯

者謂有高及文為貴也。有微者謂有素及下為貴也。大

小顯微。各隨其體而設。禮不得_不當也。行禮皆須至誠

猶入室須由戶。室猶禮。戶猶誠也。馬氏晞子孟曰。經禮

者。由禮之總。曲禮者。經禮之別。陳氏澔曰。體。人身也。

先王經制大備。如人體之全具矣。若行禮者設施或有

不當。亦與不備同也。大者損之。小者益之。揜其顯著其

微是不當也。

存鄭氏康成曰。經禮謂周禮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

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禮篇多亡。本數未聞。

辨朱子曰。禮儀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

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

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目。呂與叔云。經便是

常行底緯便是變底恐不然經中自有常有變緯中亦自有常有變。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

鄭氏康成曰竭情盡慎謂以少小下素為貴也美而文謂以多大高文為貴也。

鄭氏康成曰若順也。

陳氏澹曰若語辭。

有美而文則所易於不足者誠耳。上句兼言敬此句專言誠重禮本也。蓋非慎其獨何以能樂其發非有心信禮之本何以能行義理禮之文哉。故此篇似廣言義理禮之文而意實注重忠信禮之本也。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擗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摯也。

所監反又所覽反芟也放方往反下有放必放同不致本或作不至摯之石反

殺去聲摯

鄭氏康成曰道而行若始死哭踊無節也孔疏道順已之

天性而行。方氏慈曰。若凶事不詔。至敬無文皆是。曲而殺若父在為母期也。夫

曰。若君燕不以卿為賓亦是。經而等若天子下至士庶人為父母三

年。孔疏經常也。天子至士庶尊卑有異。而服其父母貴賤一同。方氏曰。男昏女嫁亦是。討猶去

也順而討若天子以十二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

為節。孔疏。順序而稍去之。擗之言芟也。謂芟殺有所與也。擗而播

若祭者貴賤皆有所得。不使虛也。孔疏。謂君祭而臣助祭。下至胞翟。悉有所

得。推而進若王者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方氏曰。若兄弟之子猶子亦是。

放而文若天子之服。象日月以至黼黻。放而不致若諸

侯自山龍以下。孔疏。放法而不至極。順而撫若君沐梁。大夫沐稷。

士沐粱。孔疏。士卑不嫌。是拾君之禮而用之。孔氏穎達曰。此經廣明禮

意不同。播布也。放法也。

禮記 項氏安世曰。此章凡九條。皆以反對為文。獨經而

等無反對者。則外八條皆變而不同。即此一條之反對

也。順而討。自與順而撫為對。討去也。撫取也。順而去。謂

自下而上。每等減去。以去為順。此以多為貴者也。順而

禮器二

取謂自上而下每等取加以加為順此以少為貴者也
 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鄭氏康成曰一也者俱趨誠也言所尚雖異禮則
禮所損益可知也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
禮所損益可知也 孔氏穎達曰此廣明三代損益不
 同方氏慤曰三代之禮所異者迹所同者道故曰民
 共由之迹之相變雖或有異道之相因未始不同故其
 言如此

鄭氏康成曰素謂殷尚白青謂夏尚黑秦趙高變
 亂名實以青為黑黑為黃今語猶存 王氏肅曰舜尚
 青方氏慤曰青言文素言質天地之文始於春質始
 於秋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
 而公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
鄭氏康成曰武當為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

禮記卷之三十五 禮器二

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就養無方。孔疏宗廟之中禮主於孝若子

事父母此亦周所因於殷也。夏禮尸有事乃坐殷無事猶

坐。周旅酬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合錢飲

酒為釀。孔疏曾子引世旅酬相酌似之也。孔疏凡斂錢

事証周禮旅酬徧與次序。王居明堂禮仲秋乃命國釀。孔氏穎達曰

此論三代尸禮不同。殷人坐尸周因坐之。詔告也。侑勸

也。其禮亦然者。謂周禮坐尸及詔侑無方之禮皆因於

及禮云亦然。其用至誠之道一也。夏禮贊言尸是人

人不可久坐神坐。故惟飲食時暫坐。非飲食則尸倚立

以至祭竟也。殷因夏禮而損其不坐之禮。益為常坐之

法。周又因殷而益之。更相次序以酬也。旅酬六尸。謂祫

祭時聚羣廟之主於太祖后稷廟中。次序以酬也。大祫

多主。惟云六尸者。毀廟無尸。但有主也。

禮記孔氏穎達曰。據特牲少牢。詔侑皆祝。謂人有方自

確。據周禮。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

下士十六人。謂凡祝皆得詔侑。不定一人。陸氏佃曰

案周九廟而旅酬六尸。則旅酬蓋言成康之世。而文武親未盡。猶在七廟之數。蓋以時祭。何必大禘。

無方。言詔侑之無有定所。非謂勸侑之人不定一人也。又案書言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禮王制言天子七廟。祭法言王立七廟。諸經無言九廟者。蓋太祖廟一居中。其昭穆功德廟二。親廟四。親廟遞遷。惟功德二廟不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不聞曰七廟之外。可以觀德。如劉歆九廟之說也。又鄭氏述逸禘禘禮云。禘禘昭穆各用一尸。蓋時禘。太祖不與旅酬。故惟旅酬六尸。即大禘禘羣禘咸在。而羣禘總統於文武之二尸。則亦惟旅酬六尸。是六尸時禘。大禘一也。趙匡謂大禘四親廟尸。不與加所自出一尸。則當四尸。牛弘謂大禘加先公二尸。先王二尸。則十一尸。於經皆無據。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燔。一獻。孰。燔似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近人情者。褻而遠之者。敬郊祭天也。

一獻祭羣小祀也

孔疏。大宗伯祭羣小祀則立寗宜一獻也。燔沈肉於湯也。

血腥燔孰遠近備古今也

孔疏。血為遠腥次之。燔稍近孰最近。遠者為古。近者為今。

一祭之中兼有此。尊者先遠。差降而下。至小祀孰而已。事故云備古今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禮以尊遠為敬。近人情為藝。近人

情者。若一獻孰飲食也。既近人情。非是敬之至極。血於

人最遠。故郊薦血。以為極敬也。腥。生肉。去人情稍近。燔

更漸近。孰最藝近矣。

皇氏侃曰。此據設之先後。郊則先設血。後設腥。與

燔孰其祭

天皆然。大饗之時。血與腥同時俱薦。當朝事。

迎尸於戶外。薦血腥也。其宗廟之祭皆然。三獻之祭。血

腥與燔一時同薦。凡薦燔之時。皆在薦腥之後。但社稷

五祀。初祭降神之時。已埋血。宗伯之文是也。至正祭薦

燔之時。又薦血。此文是也。若羣小祀之屬。唯有薦孰。無

血腥燔也。以其神卑故耳。先薦者設之在前。後進者設

之居後。孔氏穎達曰。凡郊與大饗三獻之屬。正祭之

時。皆有血。有腥。有燔。有孰。此云郊血。是郊有血也。宗伯

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是三獻有血也。楚語云。禘郊則有全烝。是祭天有孰也。有孰則有腥可知也。宗伯云。以肆獻裸饗先王。是大饗有腥有孰也。此云三獻爛。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既有血有爛。明有腥有孰可知也。沈氏括曰。腥爛以鬼道接之。饋食以人道接之。

論黃氏裳曰。君子事其尊而遠者。以意為主。事其卑而近者。以物為主。以禮祀祀昊天上帝。以我之意達之物之形氣不足與焉。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類燎祀司

中司命。觀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獄。則以物之氣達之。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鬻辜祭四方百物。則以物之形達之。形氣之中。先王誠意之所寓。故足以致焉。然則自孰至血。其去人情遠矣。泰壇之設。羔羊之裘。未孕之牲。陶匏之器。無文也。無情也。無味也。用血而已。豈禮之至哉。以寄其敬而已。故必定之以七日之戒。齊之以三日之宿。不御色。不聽樂。不飲酒。不茹葷。祇滌濯。位玉鬯。省牲饌。奉玉盥。贊幣爵。告時。告備。告純。告潔。以誠

其意而乃可交於神也。

鄭氏

康成曰。大饗。祫祭先王也。

孔疏。案宗伯以肆獻裸饗先王以下。

宗廟之祭。凡有六饗。此云大饗。饗中最大。故為祫也。此大饗之文。在郊血之下。故知非大饗帝也。祭社稷五祀者。以冕服羞之。司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毳冕。子男之服。子男五獻以下。羞之也。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宜三獻也。

案周禮。追饗。禘也。朝饗。祫也。禘重於祫。鄭云。祫大禘小。

非也。又三獻當作祭山林川澤。如狸沈之祭是也。若社

稷五祀。與五嶽同為血祭。則不止於三獻矣。注謂三獻

為祭社稷五祀亦非。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慙。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頓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

感本又作感。字子六反。又音促。頓。或作泮。音判。鄭云。或作郊。實惡音。

呼惡池即滹沱秦或作大相息亮反溫紆運反

鄭氏康成曰作猶起也已猶甚也慤慤愿貌犬愿

則辭不見情無由至也上帝周所郊祀之帝也魯以周

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頓宮告后稷也

孔疏魯人無后稷之廟今將祭天先於頓宮告后稷也

孔疏謂將欲以后稷配天先以仁恩存偶之也頓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頓宮也

字或為郊宮孔疏周人立大學於東郊則天子魯侯立

水薄采其藻則魯以小惡當為呼聲之誤也呼池嘔夷

學為頓宮頓宮在郊

并州川孔疏此夏官職方之文案在配林林名案在

東萊燕縣繫繫牲於牢也孔疏充人云祀五帝戒散齋也宿

致齋也孔疏祭義曰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鄭注儀將有

祭祀之事必先敬慎如此不敢切也擯詔告道賓主者

也詔或為紹孔氏穎達曰君子行禮非私意專輒徒

起而致已情皆法天地之道陳七介以相見申賓主之

情也可儀賓至大門外陳擯介交擯三辭畢君迎賓拜

辱至大門三揖三讓入大門主君每門讓賓三辭是三

辭三讓若不爲此則大急感情無由達也。方氏怒曰
賓主相接而後禮行。瞽相相資而後樂作。則緩而不迫
和而無乖。故曰溫之至也。黃氏震曰。慤謂太質。感謂
太遽。徐氏師曾曰。相見始於介。至廟始於辭讓。祭始
於先。牲始於繫。是卽所謂由始云者。非如舊說由始於
古。後世守而行之也。

禮不貴近人情則行禮者可以爲我情在於斯。遂起
而直致之乎。蓋禮之始本於天。制於聖。原與人之俗情
相遠。如賓主相見必有介以道之。又辭讓而後進。不然
則過慤而野。過蹙而躁。而情反無以致矣。惡池配林。河
岱之從祀也。擯以道儀。詔以達意。相以治亂。歌之終。步
以見方。舞之始。祭不直告所祭。而先告其所配。此慎之
至。溫如柔色。以溫之之。溫擯詔有左右之勤。相步協始
終之節。此溫之至。總未有直致其情者。

存疑 鄭氏康成曰。相步。扶工也。

案 相謂治亂以相步。謂三步見方。注似未確。

鄭氏康成曰敬非已情也所以下彼有由始有所法也。

禮出於人心自有之敬鄭謂敬非已情非是。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橐鞞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橐亦作藁古老反鞞結同

鸞力端反莞音官一音九簟徒點反

鄭氏康成曰哭泣由中非由人也

孔疏孝子親喪痛由心發故唯

號哭泣不待外告而哀自至是反其孝性之本心也朝廷養賢以樂樂之也

孔疏朝廷

是養老之地為賢所樂故臣入門必懸興奏樂之事是反其樂朝廷之本心也

二者反本也聽

去實曰鞞禹貢三百里納鞞服玄酒三者脩古也主謂本與古述而多學以本與古求之而已

孔氏穎達曰

此節論禮之所設反本反其本性脩古脩習於古由其

反本脩古故不忘其初本謂心也醴酒五齊第二酒也玄酒水也割刀今之刀鸞刀古刀也

陳氏皓曰鸞鈴也刀環有鈴故名鸞

刀。割肉欲中其音節。郊今刀便利。古刀遲緩。莞簟。今之特性云。聲和而後斷也。

席。詩云。下莞上簟。乃安斯寢。言其精細可以安人。藁鞞。

除穗粒。取稗藁為郊席。四時祭祀有醴酒之美。而陳尊

在玄酒之下。宗廟不用今刀。而用古刀。郊祭不用莞簟

之可安。而設藁鞞之粗席。是皆脩古也。方氏慤曰。逐

末之流。而不知其所反。從今之便。而不能有所脩。則先

王之禮意亡矣。本者末之初。古者今之初。反之脩之。則

不忘之故也。本末一物。欲追還之。故曰反。古今異時。必

有損益。故曰脩。夫少則得。多則惑。以其有主。則雖多不

惑。故可述。而多學也。

檀弓之記凶事。言相者多。而此云不詔何。蓋孝子之

哀痛迫切。原發於至性也。此一章兼內外。統古今。見禮

有其初。不可忘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

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

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禮記 鄭氏康成曰。致之言至也。極也。孔氏穎達曰。此

明作事云為非禮不可。內猶心也。察。分辨也。方氏慤

曰。節者。即物自然而為之制者也。用是以觀物。則萬物

之情可見矣。苟無節於內。則所存乎己者。未定何恃而

觀彼哉。禮者。體物以致節者也。由禮乃能得物之情。

陳氏澔曰。無節於內。言胸中不能通達禮之節文也。觀

物弗之察。言雖見行禮之事。不能審其得失也。劉氏

曰。致。謂極至也。萬物由之各遂其性。各正其命之謂也。

禮記 鄭氏康成曰。節。猶驗也。孔疏。外欲觀察萬物。必先

則外不能分辨。而心不由禮。則察物不能得也。

禮記 天地惟有精微之德。故能發揚以詡萬物。外心由內

心出也。禮也者。聖人以大中至正之心。體天地盈虛消

息之理。而有以曲成萬物者也。故察物必以禮。察之乃

能得。不然不能察物。則作事不合物理之宜。而大不敬。

出言不合物理之宜。而人不信。故曰。禮者物理之極致。

君子先慎其獨。心乃有節於內。而觀物察。鄭賈以驗訓

節未確。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豐饗焉。

朝音潮。放上聲。豐饗。非反。徐音尾。勉勉貌。

鄭氏康成曰。大事。祭祀也。

孔疏。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春秋傳。

曰。啓蟄而郊。

孔疏。建寅之月。蟄。龍見而雩。孔疏。建巳之月。龍星昏。見。

始殺而嘗。

孔疏。建酉之月。陰。閉蟄而烝。孔疏。建亥之月。

烝。祭宗廟。日出東方。

孔疏。為朝。謂天子春分之日。朝日於東門之外。月出西方。孔疏。

謂秋分之夕。夕。月於西門之外。冬至祭天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澤。君

子愛物。見天雨澤。皆勉勉勸樂。

孔疏。天地感祭而降雨。澤。天子樂之。所以與天。

地合德。豐豐勉勉也。應氏鏞曰。大事不止於祀。若動大

衆興大役。必順寒暑之時而為之節。為朝夕。若日出而

作。日夕而息。必因其有晝夜之經而為之限。為高。若築

臺觀為下。若蓄陂池。必因其有高下之勢而始用其力。

天時雨澤。蓋陽和融液。仁德流行。出於天運之自然而

不容止也。君子感之。仁孝愛敬之心。發於中而達於外者。亦勉勉而不容已焉。感之而敬天。則雷出地奮。必達其殷薦之誠。感之而思親。則雨露既濡。必達其怵惕之心。以至經綸於雲雷之屯。宴樂於雲天之需。財成輔相於天地交泰之時。赦過宥罪於雷雨作解之日。皆所以達其亶亶也。

禮記鄭氏康成曰。達猶皆也。孔氏穎達曰。爲高冬至祭皇天大帝於圜丘之上。爲下夏至祭崑崙之神於方

澤之中。

禮記物各適用之謂材。孟子有達財者。財與材同。禮爲物之致。故先王制禮。必因所用之物。而推極其義。得物理之宜而後行之。故凡作大事。必順天道之本然。與時宜之適然。如爲朝夕。必因日月出沒之時。爲高下。必因山澤崇卑之勢。二句舉以例其餘。凡府事之脩和。皆在其內。鄭專以祭祀言。應氏又推而廣之。二者必相兼。乃備也。又注疏天降雨澤。說是矣。或云君子由禮。故其事之

所達。如時雨之化物之生長。豐豐不已焉。其說亦得備一義。附存之。至皇天大帝及崑崙之神。本緯書之言。諸儒咸非之。前卷已詳。又案此一節。即天時有生地理有宜之意。惟察物乃能用物也。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眾而誓之。

鄭氏康成曰。古者將有大事。必選賢誓眾。重事也。

孔氏穎達曰。先王貴尚有德之人。尊崇有道之士。任

使有能之眾。至將祭之時。選舉賢能。置之祭位。則射以擇士是也。又聚集其眾。即誓戒之。其有不恭。則服大刑是也。朱氏申曰。賢謂有德有道者。置用也。眾謂有能者。誓戒也。

上節以作事明因物之道。此又以用人明因物之道。德如知仁聖義中和道。如孝友睦婣任恤。能如禮樂射御書數。平時既尊禮而信任。及將祭。又舉此賢者而置之助祭之列。又聚眾執事而誓之。人實有能。此亦其一

耳。

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篤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假音格至也。治直吏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天高。因高者以事。地下。因下者以事也。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馬氏晞孟曰。升中心之誠於天。案王者以安天下為心。

諸侯之功。即王者安民之心也。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饗帝於郊。以四時所兆祭於四郊者也。鳳凰降。龜龍假者。功成而太平。陰陽和而致象物。風雨節。寒暑時者。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孔疏。尚書。八曰庶徵。庶各有所主。得失皆有其驗。南面立者。視朝。熊氏安生曰。自其自然而言。謂之天。自其主宰而言。謂之帝。唯聖人為能祀天。享帝。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於此概見。彭氏絲曰。鳳凰飛。故言降。龜龍潛。故言假。風雨不可過。

故言節。寒暑不可忒。故言時。辨敬。故言時。辨敬。故言時。辨敬。故言時。

孔氏康成曰。升中。孝經緯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燎。

禮記卷之五。刻石紀號。孔氏穎達曰。因天事天。因地事

地。皆以五行。前不言感應者。以未太平之時。未能感

應。太平之後。致祥瑞可知。名山謂封禪也。太平乃封

禪。未太平時。巡守而已。又曰。升中唯泰山為之。餘嶽

則否。五行。木為雨。金為暘。火為燠。水為寒。土為風。

辨陳氏澹曰。舜典柴代宗。即其禮。後世封禪之說皆

鄭氏祖緯書悞之。

案孔氏第見言封禪者。動以泰山梁甫為說。故謂唯泰

山為之。不知虞書巡守之禮。自柴望而下。東西南朔皆

同也。又洪範以水火木金土為序。而配以雨暘燠寒風

此乃以木金火水土配五庶。徵蓋五行家傳經之說。不

足訓也。

大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壘尊在阼。犧尊

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

人。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

婦之。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鬯尊。禮交動

乎。交應乎下。和之至也。鬯音雷。犧舊素。何反。今如字。下同。縣音元。應應

之應分。九問反。

鄭氏康成曰。首二句。目下事也。犧尊縣鼓俱在西

禮樂之器。尊西也。孔疏。犧尊貴於鬯尊。縣鼓大於應鼓。而皆在西。是尊西也。小鼓

之應。犧周禮作獻。君在阼。人君尊東也。天子諸侯有左

右房。孔疏。知天子諸侯有左者。房者。以士喪禮主婦坐於室。在主人西。喪大記。君之喪。婦人髻帶麻於房

中。亦當在男子之西。故彼注亦云。則西房也。又顧命云。天子有左右房。此云夫人在房。又云夫人東酌鬯尊。是

西房也。故云。大明日也。西酌犧象。象日出東方而西行

也。東酌鬯尊。象月出西方而東行。案月出當作月生。此字誤也。周禮

曰。春祠夏禴。禴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

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鬯。諸臣之所酌。孔疏。引此見王禮與此夫人東

酌鬯尊不同。和之至。言禮樂交乃和也。孔氏穎達曰。此明

天道用教以示人。聖人則放之。以為德。故君立於阼。以

象日。夫人在西房。以象月。天垂日月。示人以至極。而為

之教聖人法天之至極而為德。大射稱建鼓。案建者以木貫鼓而

射之此云縣鼓。案縣者懸於虞業。大射應鼓在大鼓之旁。案在旁以

擊之。此與大鼓別縣。謂祭與射別也。壘尊夫人所酌。此

謂諸侯時祭所用之禮。若天子之祭。則壘尊在堂下。故

禮運云。澄酒在下。司尊彝云。皆有壘。諸臣之所酢。則君

不酌。壘也。禮交動乎上者。謂君與夫人酌獻之禮。交相

動於堂上也。樂交應乎下者。謂縣鼓應鼓相應在於堂

下。堂之上下。禮樂交相應會。和諧之至極也。方氏慤

曰。日月皆有明。日本明。月受日而明。本明則大也。月生

於西。揚雄所謂載魄於西是也。犧象。謂犧尊象尊也。前

言尊而不言象。後言象而不言尊。互相備也。

三月生於西。謂三日哉生明。月正在西。嗣後每日昏見

漸轉而東。至望乃正東也。

存孔氏穎達曰。卿大夫以下。唯有東房。故鄉飲酒。鄉

射。尊於房。戶間賓主夾之。無西房也。

辨朱子曰。案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

也。寔退負右房。則大夫士亦有右房。右房。西房也。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道音導。蘧其居反。知音智。

鄭氏康成曰。自由也。制禮者。本已所由得民心也。

孔疏若舜元由紹堯之功。得民心。制禮之時。還本得民心之事。而制禮也。作樂者。緣民所樂

於己之功也。舜之民樂其紹堯而作大韶。湯武之民樂

其漢伐而作濩。武制禮以節事。動反本也。孔疏動皆反本。脩古而以

禮接之。脩樂以道志。勸之善也。觀其禮樂則知治亂。亂者

必禮慢而樂淫也。蘧伯玉。衛大夫。名瑗。觀器而巧可知。

觀發而人可知。禮樂亦猶是也。慎所以與人。將以是觀

治亂也。孔氏穎達曰。前經明禮樂相交。此經更論先

王制禮樂以節事道志。化民治下也。禮據王業之初。故

云所自生。樂據王業之末。故云所自成。初用此禮以得

民心。故用民心之義以節事宜。用此樂以成王業。故脩正其樂以勸道已志。使行之不倦。若能以禮節事。以樂道志。則國治。不爾則國亂。故治亂可知也。下又譬喻之。觀器善則知工巧。器惡則知工拙。觀人發而皆中則知有知。發而不中則知無知。禮樂猶是也。禮正而樂和。則知其國治。禮慢而樂淫。則知其國亂也。禮樂者。與人相接之具。君子治國。謹慎其所以與人相接者。將以是觀也。馬氏晞孟曰。禮所以約人。舍之外。故以節事。樂所以

和人之內。故以道志。然禮未嘗不在內。記曰。禮節民心。樂未嘗不在外。記曰。樂和民聲。合而言之。則禮樂之情同也。陳氏澔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禮主於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王者功成治定。然後作樂。以文德定天下者。樂文德之成。以武功定天下者。樂武功之成。節事爲人事之儀則也。道志。宣其煙鬱也。君子致慎以其所關者大也。故曰。蓋古有是言而記者稱之耳。方氏慤曰。治亂生於志。而發於事。禮者事之所寓。樂之

志之所寓。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君子之人。達言達於道也。以道觀物。故知其工之巧。以道觀人。故知其人之知。

論張子曰。禮別異。不忘本。而後能推本爲之節文。樂統同。樂吾分而已。

一代之禮樂。各有所自生。各有所自成。其始也。皆人心之自然。與補救之當然。然其後又不能無弊。弊則亂生。君子慎之。酌其中。以補偏救弊。使有治無亂而已。鄭

孔於其字說甚分明。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爲烝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大音泰。從去聲。盎烏浪反。洞音慟。屬音竹。烝百彭反。

禮記鄭氏康成曰。納牲於庭時也。當用幣告神而殺牲。

故君牽牲。大夫以幣從也。親制祭。謂朝事進血管時。

孔疏。郊特牲。取胙骨燔升首報陽也。又祭義。取胙骨之後。又屬祭祭腥。則脾骨所用。在腥爛之前。故知血管是朝

事時也。所制者。制肝以祭於室及主。孔疏。郊特牲云。親割

謂進牲執體時。勿勿猶勉勉也。內謂之羹。孔疏。爾雅。道

猶言也。設祭之饌於堂。人君禮焉。孔疏。特牲。少牢皆設

禮也。為祊乎外。明日之釋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

因名焉。孔疏。釋宮文。廟門謂之祊。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

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周禮曰。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

二。室三之一。孔疏。引周禮。證廟門之旁有室有堂。詩。頌絲衣曰。自堂徂基。

孔疏。引詩。證釋祭。在堂事尸也。於彼於此。不知神之所在也。孔氏。穎

達曰。此一節論侯伯子男祭宗廟之事。裸鬯既訖。君出

廟迎牲。牽牲而納於庭。大夫則贊佐執幣而從也。殺牲

既畢。進血腥之時。君斷制牲肝祭神於室。夫人薦盞齊

以獻之。卿大夫從君。謂制祭割牲之時。婦從夫人。謂

薦盞酒時。洞洞質。慤貌。屬屬專一貌。中心勉勉乎欲也。

神之歆饗也。詔告也。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於庭。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羹內清也。定孰肉也。謂羹肉既孰。將迎尸主入室。乃先以俎盛之。告神於堂。是薦孰未食之前也。三詔不同位者。蓋求而未得。故於三處告之也。設祭。謂薦腥爛之時。設此所薦於堂。釋祭在廟門外之西。於彼乎於此乎。古語有此。記者引以結之。方氏慤曰。朝事以神事之。故制祭以腥而薦以齊饋食。以人事之。故割牲以孰而薦以酒。然君以盞齊饋食。而夫人

用之於朝踐。君以酒獻尸。而夫人用之於饋食者。禮殺於君故也。牲自外至。故詔於庭。血毛告幽全。故詔於室。室比庭爲幽也。羹定則事以人道。神明之堂比室爲明也。未之得。特疑其如此而已。設祭於堂。曰正祭時。爲祈乎外。言索祭時。謂之祈者。祝祭求神。以此爲所在之方故也。馬氏晞孟曰。祭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是故牽牲至薦酒。皆夫婦身親莅之。

禮記 孔氏穎達曰。侯伯子男朝踐。君不獻。故夫人薦盞。

親割牲謂薦孰時君亦不獻故夫人薦酒。

孔氏因記言夫人不言君故以君不獻言之據祭統尸飲五。疏謂侯伯七獻。朝踐饋食各一獻。食畢酌尸三獻。合二灌而七。子男五獻。惟二灌及酌尸三獻。此記兩言夫人適合侯伯一獻之數。故疏為此說。此無論一獻之說於經無據。即使禮應一獻亦止當君獻而夫人不獻。豈有君不獻而夫人獨獻之理。況記特大概言之。又何所據而斷為侯伯。且據彼疏子男并無朝踐饋食之

獻。烏得合侯伯子男為說耶。

周氏謂曰。先王制禮莫詳於別嫌。祭祀賓客之事。而君與夫人共行事於羣執事之中。可乎。則官之法。后不與事。則宗伯攝行。此篇所謂君在阼夫人在房。君制祭夫人薦盞之類。豈非攝行者乎。

事神備外內之官。則君與夫人致祭禮也。周初去古風俗人心尚淳。故祭不嫌。然王后有三夫人。世婦以下以備內官。夫人亦有世婦以下以備內官。非卿大夫為

后夫人執事也。至後世而諸侯相饗廢夫人之禮矣。然廟祭未嘗廢夫人之禮也。周官所云攝后夫人有故耳。

一獻。二獻。文。五獻。祭。七獻。神。

方氏懋曰。傳曰。各位不同。禮亦異數。禮有隆殺。故

數有多寡。此獻所以有一三五七之異也。四望山川地

道。故言祭。先公人道。故言神。惡其褻故也。

鄭氏康成曰。一獻祭羣小祀也。三獻祭社稷五祀

也。五獻祭四望山川也。七獻祭先公也。孔氏穎達曰。

羣小祀最卑。其禮質略。社稷五祀稍尊。比羣小祀禮儀

為文飾。四望山川其神既尊。神靈明察。先公之廟禮又

轉尊。神靈尊重也。案周禮司服職。玄冕一章。祭羣小祀

希冕三章。祭社稷五祀。毳冕五章。祀四望山川。鷩冕七

章。享先公。故鄭知獻數亦然也。陳氏祥道曰。社稷之

所主。止於利人。故服粉米以稱之。

陳氏祥道曰。周禮大祀次祀小祀見於肆師。大祭

中祭小祭見於酒正。大宗伯所辨天地五帝先王之類。

大祀也。社稷五祀五嶽之類。中祀也。四方百物之類。亦祀也。大祀獻多。小祀獻寡。則社稷所獻宜加於山川也。先王祭服各有象數。則希冕三章以祭社稷者。非卑之於山川。以獻數不繫於服章也。賓客之禮。士一獻。卿大夫三獻。子男五獻。侯伯七獻。上公九獻。而王饗諸侯。自子男五獻。以至諸侯長十有再獻。皆服鷩冕七章而已。孰謂獻數必繫於服章哉。鄭氏以三獻爲祭社稷五祀。五獻爲祭四望山川。誤矣。一獻孰。則於人情爲近。故曰質。三獻爛。知於人情漸遠。故曰文。三獻爛則五獻其血乎。禮所謂血祭社稷是也。

案此節總以起下大饗。其所謂獻數亦泛舉之耳。鄭必求其神以實之。蓋矣。中庸言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無緣於先公。止七獻也。五嶽視三公。安知非九獻。四瀆視諸侯。安知非七獻。而必曰四望山川五獻。與獻數之不繫於章服。陳氏之辨晰焉。而社稷五祀之爲五獻於禮。雖無明文。以大宗伯地示之祭考之。則社稷五祀與五

嶽同爲血祭。其不止於三獻可知。辨正已見前。一獻孰節。又案司服職。衮冕九章。鷩冕七章。毳冕五章。以饗先王先公及四望山川。差次而下。皆自文而漸趨於質也。社稷爲土穀之神。則彌近質矣。故祭社稷以希冕三章。陳氏謂其所主止於利人。故服粉米以稱之。殊未確。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邊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東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

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事與之與音餘。腊音昔。內音納。見賢通反。纊音曠。綿也。肆注作陔。古來反。今如字。

禮記鄭氏康成曰。三牲魚腊。邊豆之薦。此諸侯所獻。內金。內之庭。實先設之。金從革。性和。荆揚二州貢金三品。孔疏。金三品。禹貢文。東帛加璧。貢享所執。致命者。君子於玉比德焉。孔疏。鄭知行享之時所執。覲禮文也。龜知事情者。陳於庭在前。荆州納錫。大龜。又荆州貢金。金炤物。故云見情。金有兩義。先入

後設孔疏內金示和是先入陳在丹漆絲纊竹箭萬民

皆有此物荆州貢丹兗州貢漆絲豫州貢纊揚州貢篠

籩孔疏荆州四其餘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之國

周禮九州之外謂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其

出也謂諸侯之賓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肆夏當為陔

夏孔疏大司樂之文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此

經是助祭之後無算爵禮畢客醉而出宜奏陔夏故孔氏穎達曰此明天子大饗諸侯

各貢其方物奉助祭之禮諸侯雖有祫祭不可致九州

之物唯王者乃然故云其王事與周氏語曰備四海

九州之美味者示其得四海九州之懽心也薦四時之

和氣者示其能贊於天地也方氏慤曰司服以九章

之衮冕享先王則大饗為九獻矣三牲牛羊豕也魚腊

藁魚也三牲魚腊天產也天產所以作陰德故曰美味

蓋味為陰也籩豆之薦地產也地產所以作陽德故曰

和氣蓋氣為陽也陳氏祥道曰帛陰物也君子所以

示財璧陽物也君子所以比德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

之豐豐莫大乎著龜。此龜為前列其先知者也。柔而能順。溫而能和者。金也。此金次之。所以見情也。

鄭氏康成曰。六饗謂盛其饌與貢。祫祭先王也。

疏。孔。以有三牲魚腊。則非祭天。以內金和庭實。又非饗賓。享賓時無此庭實故也。知非朝而貢者。以朝而貢物。不名大饗。孝經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故知是祫也。案說見前大饗腥下。

此所重在合萬國之歡。故惟舉賓出言也。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

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鄭氏康成曰。祀帝於郊。就而祭之。不敢致也。仁。恩

也。父子主恩也。喪禮謂泣踊袒襲備服器。謂小斂大斂

之衣服。葬之明器。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者。言禮有節

於內可以觀也。孔氏穎達曰。此總明祭祀喪賓客之

等。天尊彌遠。祭之宜極盡於敬。宗廟主親。祭之必極盡

於仁愛。君子欲觀其人行仁義之道。必須用禮為其本。

若行合於禮。則有仁義也。不言忠敬者。舉仁義則忠敬

可知也。方氏慤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敬。然祭莫重於天。故爲敬之至。無所不用其仁。然孝莫大於寧神。故爲仁之至。馬氏晞孟曰。喪主乎哀。先王爲之禮而盡心於死者。三日而斂。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故曰忠之至也。賓客之交必以幣表記。所謂無辭不相接。無禮不相見。皆禮之所宜。故爲義之至。禮生於仁義。而曰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者。宗廟之祭禮也。仁在其中。賓客之用幣亦禮也。義在其中。

陳氏澔曰。祭天之禮簡素。至敬無文。所以爲敬之至。仁之實。事親是也。事亡如事存。所以爲仁之至。朝聘燕享。幣有常用。故幣帛篚筐。將其厚意義之至也。

禮記鄭氏康成曰。用幣謂來賻贈。彭氏絲曰。備服與器。凡祭皆然。不獨喪禮。

首二句言祭禮。次二句言喪禮。末句言賓禮。彭氏絲以備服器。總承郊廟喪。則郊用陶匏器。有不備不如鄭注。指喪爲當。而鄭以用幣亦粘喪禮。則又不如馬氏陳

氏泛以賓禮言為允也。此章廣言用物之宜。以盡義。禮之文之說。而末一節。則欲人由禮之文。以深探其本也。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

和戶臥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道猶由也。從也。孔氏穎達曰。前言

觀仁義之道。禮為其本。此明學禮之人。須有忠信。甘為

眾味之本。不偏主一味。故得受五味之和。白是五色之本。不偏主一色。故得受五色之采。舉此二物。喻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也。蓋質素為本。不有雜行。故可以學禮。其人。即忠信之人也。陳氏澥曰。人無忠信。則每事虛偽。禮不可以虛偽行。

案前既廣言義理禮之文。此一章復歸本忠信。見必本立而文乃行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

欽定禮記集說 卷三十五
三十五
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正義 鄭氏康成曰。誦詩三百。喻習多言而不學禮也。大旅。祭五帝。饗帝。祭天。毋輕議禮。謂若誦詩者。不可以強言禮。孔氏穎達曰。一獻。祭羣小祀。不學禮。則不能行。大旅是總祭五帝。天人道隔。其禮轉難。大旅又不如郊。為祭天之備。典瑞云。四圭有邸。祀天。旅上帝。是祀天重於旅帝。徐氏師曾曰。周禮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

望。是旅以所取衆之義。不若南郊饗帝之專也。

存疑 孔氏穎達曰。大饗。謂祫祭宗廟。其禮又繁。

案 一獻質。三獻文。至大饗王事。極文之至。然足以大饗。不足以大旅。至大旅具文質之中。然猶不足以饗帝。而饗帝則又用質也。文為貴乎。質為貴乎。議禮者可輕乎。引此以深明義理禮之文。忠信禮之本。缺一不可。而自微而鉅。必盡義理之文。反本歸源。尤重忠信之本也。或謂鄭注樂記。一獻。士飲酒禮。孔引太行人。謂獻數依命。

數。天子諸侯之士同一獻。又昏義。舅姑饗婦以一獻之禮。又左傳。鄭伯享趙孟。趙孟欲一獻。則一獻不專。羣小祀。仲尼燕居曰。大饗有四。其下所陳。兩君相見禮。則大饗不專。祫祭先王。書曰。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論語季氏旅於泰山。皆祭山川。則旅非祭五帝。以相難。然本篇前有一獻。質至大饗。其王事之文。此下與饗帝相接。則此獻饗斷以祭祀言。不當以賓禮汨而亂之也。又書論語言旅不言大。此亦分大饗與饗帝為二。則又

安得以旅混大旅。以大饗混饗帝乎。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跛彼義反
與音預朝



鄭氏康成曰。宰。治邑吏也。案此當是家臣之長。季氏祭。謂舊

時也。倦怠以其久也。偏任爲跛。倚物爲倚。室事祭時。堂事饋尸。孔氏穎達曰。前經旣明禮之爲重。故記者引子路能行禮之事。速及也。室事謂正祭之時。事尸在室外。人將饌至尸。內人於尸受饌。設於尸前。相交承接在於尸也。堂事正祭後饋尸之時。事尸於堂堂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之人於階受取。是交乎階也。質正也。晏曉也。正明始行事。朝正向晚。禮畢而退。言敬而能速也。許其知禮者禮從宜。寧略而敬不可煩而怠也。陳氏